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四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翟槐

謄錄監生臣姚鍾英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四十五

起乙巳晉安帝義熙元年止庚申晉恭帝元熙二年○凡十六年

表例説

臣之樞謹按晉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即宋武帝永初元年一年之中見兩國年號今以庚申分作此卷之尾下卷之首兩國年號俱得不沒其實云宋齊之際齊梁之際梁陳之際例同

晉

乙巳

義熙元年

春正月劉毅等入江陵桓振亡走謙奔秦南陽太守魯宗之起兵襲襄陽桓蔚走江陵劉毅等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

章武王秀嗣封十四年為桂陽太守秀妻桓振之妹也振作逆

南涼　禿髮傉檀

北涼公　沮渠蒙遜永安五年

西涼公　李暠建初元年春暠自稱大將軍大都督領秦涼二州牧大赦改元遣舍

後秦王　姚興弘始七年春興以鳩摩羅什為國師奉之如神帥羣臣及沙門聽講

附西秦　乞伏乾歸降後秦六年春乾歸擊吐谷渾大破之俘

後燕王　慕容熙光始五年春熙伐高句麗攻遼東城且陷熙命將士毋得先登

南燕主　慕容超太上元年初備德仕秦為張掖太守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於

魏主　拓跋珪天賜二年春珪還自豺山罷尚書三十六曹

附契

遣使求割江荆二州奉送天子毅等不許宗之進屯紀南振蜀桓謙馮該守江陵引兵與宗之戰大破之而毅等亦擊破該於豫章口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卞範之

秀不自安謀反伏誅國除

會稽王修之以臨川王寶子封會

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建康秋蜀與長史張邈謀徙都酒泉以逼沮渠蒙遜以

又命羅什翻譯西域經論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

萬餘口而還

俟劉平其城朕與皇后乘輦而入由是城中得嚴備卒不克而還秋遼西太守

張掖備德之從秦王堅寇淮南也蜀金刀與其毋別備德與垂舉兵於山東張掖太

丹本東胡種其先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酋軻比能樊鶩為幽

等斬之振還知城已陷其衆皆潰乃逃于湞川詔大處分悉委殺大赦改元惟桓氏不原以桓冲盡忠王室特宥其孫脩徙新安以宗之為雍州刺史毛璩為征西將軍

猶為文孝王道子嗣至帝義熙十三年再見

譙王文思

初桓玄上

張體順為建康太守鎮樂涫以宋繇為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

十室而九秋劉裕遣使求和於興因求南鄉諸郡興許之羣臣咸以為不可興曰

邵顏有罪亡命為盜中常侍郭仲討斬之

附吐谷渾

烏紇堤立五年為乙

守苻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

州刺史王雄所敗部衆遂微逃潢水之南黃龍之北後自號曰契丹種類繁盛至是

督梁益等五州弟瑾為梁秦刺史瑗為寧州刺史桓謙何澹之等皆奔秦

西涼公暠遣使來上表

二月帝東還

蜀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劉毅劉道規蜀屯夏口何無忌奉

疏封康之為譙縣王至是帝反正追贈忠王尚之衛將軍以尚之弟休之長子文思

於酒泉手令戒諸子以為從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

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誅討桓玄興復晉室內釐庶政外修封疆吾何惜

伏乾歸所破走死胡國視羆世子樹洛干帥其餘衆數千家奔莫河川自稱車騎大

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公孫氏及段氏逃於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

後燕王熙來襲

帝東還益州參軍譙縱殺其刺史毛璩自稱成都王初毛璩聞桓振陷江陵帥衆東下討之使其弟瑗出外水參軍譙縱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逼縱為主璩聞變奔

為尚之嗣襲封譙郡王至帝義熙十年再見

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真偽聽訟折獄必和顔任理慎勿逆詐億必輕加聲色

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於晉

附仇

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樹洛干輕徭薄賦信賞必罰吐谷渾復興沙漒諸戎皆附之

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以超母子奔凉及呂隆降秦

還成都遣兵討之不克營戶開城納縱殺璩及瑗滅其家縱自稱成都王於是蜀大亂漢中空虛氐王楊盛遣其兄子撫據之

三月桓振復襲江陵將軍劉懷肅與戰誅之

務廣咨詢勿自專用吾茲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為寇雖夕委心稽粗

池

楊盛封仇池公十年遣兄子撫據漢中

後秦隴西公碩德伐仇池屢破

至義熙七年再見晉書吐谷渾傳烏紇提一名大孩

超隨涼州民徙長安平卒段氏為超娶其女為婦超恐為秦所錄乃陽狂行乞備德

帝至建康除拜琅邪王德文武陵王遵劉裕以下有差

帝至建康百官詣闕待罪詔令復職尚書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於裕請治之裕曰今不暇給且性所不解

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賴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為有

咸兵將軍斂俱攻漢中拔成固徙流民三千餘家於關中咸請降于後秦後秦以咸

遣人往視之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變姓名逃歸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迎之超以金

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以德文為大司馬遵為太保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青徐二州刺史如故劉毅為左將軍何無忌為右

餘庶亦無愧於前人也

為都督益寧二州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乞伏乾歸代仇池為戚所敗至義熙

刁獻備德備德悲不自勝封超為北海王備德無子欲以為嗣秋汶水竭備德惡

將軍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劉道規為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并州刺史魏詠之為征虜將軍吳國内史裕固讓不受加録尚書事又不受屢請歸藩詔百

三年再見

之餞而寢疾北海王超請禱之備德曰人主之命短長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疾篤

官敦勸帝親幸其第裕悍懼復詣闕陳請乃聽歸藩以魏詠之為荊州刺史代司馬休之

以劉敬宣為宣城内史初劉毅嘗為敬宣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

召羣臣議立超為太子俄而地震君臣震恐是夕卒為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瘞山

曰非常之才自有調度此君外寛而内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遣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殺開而恨之及敦宣為江州殺使人言於裕曰敬宣不預建義授郡已為過優

谷超即帝位大赦改元尊段后為皇太后虛葬備德於東陽陵謚曰獻武帝廟號世

聞為江州
尤用駭惋
敎宣請解
職乃召還
為宣城内
史

夏四月以劉
裕都督十
六州軍事
出鎮京口
以盧循為廣
州刺史
時朝廷新
定未暇征
討以循為
廣州徐道

宗超
引所
親公
孫五
樓為
腹心
備德
故大
臣北
地王
鍾段
宏等
皆不
自安
求補
外職

覆為始興相循遣使貢獻因遣劉裕益智粽裕報以續命湯循之陷番禺也執刺史吳隱之至是裕令遣隱之還循不從長史王誕曰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邪但以

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外羈不處内鍾宏出藩五樓内輔臣竊未安超不從鍾宏相

一境不容
二君耳循
乃遣之
五月劉毅何
無忌討滅
桓玄餘黨
荆湘江豫
皆平　玄
餘黨苻宏
等擁衆寇
郡縣者以
十數毅等
分兵討滅
之詔以毅
為都督淮
南五郡豫

謂曰
黄犬
之皮
恐終
補狐
裘也
五樓
開而
恨之

丙午

州刺史何無忌都督江東五郡會稽內史秋七月劉裕遣使求和於秦得南鄉等十二郡

義熙二年秋八月劉裕遣將軍毛修之討譙縱裕遣

高陽王法蓮

禿髮傉檀夏傉檀伐沮渠蒙遜

沮渠蒙遜永安六年秋蒙遜襲

李暠建初二年秋禿髮傉檀求

姚興弘始八年夏隴西公碩德

附西秦乞伏乾歸

慕容熙光始六年熙襲契丹

慕容超太上二年超猜慮日

拓跋珪天賜三年春珪如豺

龍驤將軍毛修之將兵與益州刺史司馬榮期等共討縱榮期為其參軍楊承祖所殺修之還白帝
冬十月論建義功封賞劉裕等有差
以左將軍孔安國為尚

自隆安五年高陽王文深卒無嗣至是以高密王純之子法遵繼高陽王後殺後

蒙遜嬰城固守傉檀至赤泉而還獻馬羊於後秦後秦王興以傉檀為涼州刺史徵

西涼酒泉至安珍西涼公暠戰敗城守蒙遜引還

好於暠暠許之

自上邦來朝興為之大赦及歸送至雍興事晉公緒及碩德皆如家人禮車馬服玩

降後秦七年冬乾歸入朝於後秦

春正月至陘北畏契丹之衆欲還符后不聽遂棄輜重輕兵襲高句麗行三千餘里

甚政出權倖盤於遊畋封孚韓諄屢諫不聽超嘗臨軒問孚曰朕可方前世何主對

山宮諸州置三刺史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功臣為州者皆徵還京師以爵歸第

書左僕射十二月以何無忌為都督荆江豫三州八郡軍事江州刺史

安成公何無忌　以興復功封郡公至帝義熙六年再見

豫章

王尚還荆駕宗敵送尚還長安傉檀謂敵曰吾得涼州情之所寄惟卿一人奈何捨

皆先奉二叔而自服其次國家大政皆咨而後行禿髮傉檀獻馬三千匹羊三萬

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高句麗木底城不克而還夕陽公雲傷於矢且畏熙之虐遂

曰桀紂趙慚怒乎徐步而出不為改容鞠仲謂乎曰與天子言何得如是宜還謝乎

三月珪還平城夏復如豺山宮尋還規度平城欲修廣宮室以濟陽太守莫題有

公劉裕

尚書論建義功封郡公至帝義熙十四年再見

南平

我去乎敝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傉檀因問新政所宜敞曰患撫其民收用

口興以為涼州刺史鎮姑臧徵王尚還涼州人遣胡威請留尚弗許威見興曰臣州

以疾去官

曰行年七十惟求死所耳超以其時望優容之

秋公孫五樓欲擅朝權譖北地王

巧思召見與之商功題久待稍怠珪怒賜死於是發八郡五百里內男丁築壘南宮

劉公 毅

以匡復功封郡公王帝義熙八年再見

華容 劉公

賢俊因薦本州名士十餘人傳檀嘉納之傳檀宴於宣政堂仰視歎曰古人有言作

僻遠仗良牧保全陛下奈何以臣等貿馬羊乎若軍國須馬直頒尚書一符臣州三

鍾於超請誅之鍾懼遂與段宏謀反不克乃出奔超好變更舊制欲復肉刑增置烹

闕門高十餘丈穿清池廣兆圍規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三十日罷秋珪如

道規 以起義功封縣公至帝義熙八年再見

鄱陽侯孟懷玉

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禕曰昔張文王始為此堂於今百年十有二主矣惟履信

千餘户朝下而夕可辦也昔漢武傾天下資力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無故棄

輾之法衆議不合而止

財山宮遂之石漠度漠北南還長川

以豫義旗從平京城功封縣侯至帝義熙七年再見

吳興侯檀道濟

思順者可以久處傉檀善之秋傉檀以興城侯文支鎮姑臧自還樂都雖受秦爵

五郡之地忠良華族以資暴虜豈惟士女墜於塗炭恐方為聖朝旰食之憂興悔之

以建義勳封縣侯

宵城

侯魯

宗之

以起義襲桓爵封至帝義熙九

命其服儀如者冬檀於賊然車禮皆王佩遣姑

使人馳止尚則佩檀已軍五洞遍遣尚行矣

年再見

東興侯劉懷肅　以建義功封至明年再見

西華

丁未	
義熙三年 春閏二月劉裕殺東陽	
汝南王遵	子劉穆之以平桓玄功封至帝義熙十三年再見
禿髮傉檀 冬後秦河	
沮渠蒙遜 永安七年	
李暠 建初三年	
姚興 弘始九年 春興	
附西秦	
高雲 正始元年 春後	
慕容超 太上三年	
拓跋珪 天賜四年	
劉勃勃 龍升元年	

太守殷仲文及桓冲之孫夷其族　仲文素有才望自謂宜當朝政出為東陽太守悒悒不樂何無忌素慕其名仲文許便道修謁無忌喜欽遅之而仲文失志恍惚遂

之　嗣封十八年梁州刺史劉稚謀反推遵之為主事泄伏誅以其弟楷之子

州刺史彭吳念來降　夏王勃勃來求婚傉檀不許勃勃帥騎二萬擊傉檀至於支

秋禿髮傉檀將五萬餘人伐蒙遜蒙遜與戰于均石大破之蒙遜進攻西郡太守楊

以乞伏乾歸為主客尚書　興見劉勃勃奇之與論大事寵遇踰於勳舊興弟邕曰

乞伏乾歸降後秦八年　春後秦王興以乾歸浸强難制留為主客尚書以世子熾

燕王熙改元建始　熙為后苻氏起承華殿負土北門與穀同價興軍杜静戴棺詣

超母妻猶在秦遣封愷使於秦以請之秦王興曰昔苻氏太樂諸伎悉入於燕燕今

夏珪北巡至濡源　常山王遵以罪賜死　珪歸所虜秦將唐小方於秦秦王興請

初魏主珪滅衛辰其子勃勃奔秦秦高平公没弈干以女妻之勃勃魁岸美容儀性

不過府無忌以為滯已大怒會南燕入寇無忌言於裕曰桓沖孫脩殺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憂也會裕府將駱冰謀作亂伏誅裕因言冰與仲文等有謀皆族誅

蓮扶嗣

豐城公桓脩

初襲祖豐城公沖爵元興末玄誅徙於新

陽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餘口牛馬羊數十萬而去傉檀帥衆追之焦朗曰勃

統於日勒降之

勃勃不可近也興曰勃勃有濟世才吾方與之平天下奈何逆忌之乃以為將軍使

盤行西夷校尉監乾歸部衆

附仇池

楊盛封仇池公十二年盛以平

闕極諫熙斬之符氏嘗季夏思凍魚熙下有司切責不得斬之夏四月符氏卒熙哭

稱藩送使或送吳口千人乃可得也超與羣臣議之段暉曰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

歸賀狄干仍送良馬千匹以贖狄伯支珪許之賀狄干久在長安常幽閉因習讀經

辯慧秦王興使鎮朔方勃勃謀叛秦會柔然獻馬於秦勃勃掠取之因襲殺沒奕干

之秋七月戊戌朔日食八月毛修之與漢嘉太守馮遷合兵擊楊承祖斬之修之欲進討譙縱益州刺史鮑陋不可修之上表言人之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

安王是為劉裕所殺

武岡侯王

諡

初襲祖尊爵王是卒諡文恭三

勃御軍嚴整未可輕也不如從溫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扼其咽喉百戰百勝

助没奕干鎮高平向魏間隙邕固爭曰勃勃貪猶不仁輕為去就恐終為邊患興乃

北將軍符宣為梁州督護將兵入漢中後秦涼州别駕吕瑩等起兵應之刺史王敏

之絶而復蘇命百官哭無淚者罪之又以其嫂張氏為殉熙廢其太后段氏尚

尊號且太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不如掠吳口與之張華曰侵掠鄴國兵連禍結非

史舉止如儒者及還珪見其言語衣服皆類秦人以為慕而效之怒并其弟歸殺之

自謂夏后氏之苗裔稱大夏天王改元置百官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降其衆

之情地生 子瓘 之術
塗巳竭所 球琇 也賀
以俻命朝 入宋 連怒
露者庶憑 皆至 曰勃
天威誅夷 大官 勃爲
雖逆今屢 謚 合之
有可乘之 少有 衆宜
機而陋每 美譽 急追
違期不赴 與桓 之傳
臣雖效死 脩王 擅從
寇庭而救 綏脅 之勃
援理絶將 名 勃於
何以濟劉 東興 陽武
裕乃表襄 下峽
城太守劉 侯劉 鑿凌
敬宣帥衆 埋車

止久 攻之 書郎 國家 秋 進攻
之竟 肇等 符進 之福 燕幽 秦三
配以 求援 謀反 也陛 州刺 城以
雜虜 於威 誅 下慈 史上 北諸
二萬 威遣 秋熙 親在 庸公 戍斬
餘落 軍臨 葬其 人掌 懿以 秦將
使鎮 澮口 后苻 握豈 今支 楊丕
朔方 敏退 氏披 可斬 來降 等諸
會魏 屯武 髮徒 惜虛 珪 將曰
主珪 興威 跣步 名不 自濡 陛下
歸所 復通 從二 爲之 源西 欲經
虜秦 於晉 十里 屈乎 如參 營關
將於 晉以 初將 乃使 合陂 中宜
興興 威爲 軍馮 韓範 乃還 先固
歸賀 都督 跋得 聘於 平城 根本
狄干 隴右 罪於 秦稱 珪 高平

五千伐蜀以劉道規為征蜀都督

冬涼公暠復遣使來上表

懷肅

封二年卒追贈左將軍無子弟懷慎以子蔚祖嗣封

以塞路勒兵擊破傉檀追奔八十餘里名臣勇將死者什六七傉檀與數騎奔南山

以報之勃勃怒遂謀叛興　秋禿髮傉檀復貳於興遣使邀乞伏熾磐熾磐斬其使

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威因以宣行梁州刺史至義熙十二年再見

熙七命山澤欲舉大事潛入龍城匿於孫護家及熙出送葬跋等與張興等作亂推

蕃奉表奉使章宗報聘張華請北面受詔封還曰大燕七聖重光柰何一旦為豎子

如豺山宮候官告司空庾岳服飾鮮麗行止風采擬則人君珪收岳殺之　冬珪還

險固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姚興一時之雄我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不如以

勃勃積尸而封之號髑髏臺傉檀懼外寇之逼徙三百里內民人皆入姑臧國人

送長安南燕遣使稱藩獻太樂伎於興冬興遣其母妻還之

寶養子夕陽公雲為主帥衆入宮授甲閉門拒守熙馳還攻北門不克雲即天王位

屈節超曰吾為太后屈顏請君勿復言遂北面受詔使韋獻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

平城

驍騎風馳出其不意使彼疲於奔命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為我有待興死徐取長

駁怨屠各成七兒因之作亂殿中都尉張猛斬之梁叚遣憲等謀反傉檀皆殺之

大赦改元執熙弒之并殺熙諸子復姓高氏後燕七右後燕慕容氏自垂至熙四世

秦秦王興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超覲帥六宮迎於馬耳關

安在我計中矣勃勃求婚於南涼傉檀不許勃勃擊破之勃勃至義熙九年改

戊申

義熙四年 春正月以琅邪王德文領司徒劉裕自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王謐既卒劉毅等不欲裕入輔政議以謝

武陵 王遵 復封武陵二十二年卒謚忠敬子季度嗣

禿髮傉檀 嘉平元年夏秦王興遣其子弼將軍斂成襲傉檀王

沮渠蒙遜 永安八年

李暠 建初四年

姚興 弘始十年夏詛縱遣使稱藩於興且上表請桓謙欲興之

附西秦 乞伏乾歸降後秦九年世子熾磐以後秦

高雲 正始二年春雲立妻李氏為后子彭城為太子葬燕王

凡二十四年

慕容超 太上四年春超尊母段氏為皇太后妻呼延氏為皇

拓跋珪 天賜五年春珪如豺山宮遂至甯川初拓跋窟咄

劉勃勃 龍升二年夏後秦王興遣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

姓赫連

混為揚州剌史或欲令裕於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昶遣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密白裕曰晉命已移公勳高位重豈得遂為守藩之將邪

至帝義熙八年再見

陳留王曹靈誕嗣封二十六年卒子虔嗣嗣至

漢口昌松太守蘇霸閉城拒之彌遣人諭之使降霸曰汝棄信誓而伐與國吾有死

共擊劉裕興以問謙謙因請行興曰小木不容巨魚若縱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

政浸衰且畏後秦之攻襲乃招結諸部二萬餘人築城於嶮峨山而據之熾磐攻

熙及符后於徽平陵謚熙曰昭文帝高句麗遣使來聘且敘宗族雲遣侍御史李

后趙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羽儀帷幄皆毀裂

之伐珪也高邑公莫題以珪年少潛以前遣麾咄曰三歲犢豈能勝重載耶珪心銜

勃勃秋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齊難以勃勃既遠縱兵野掠勃勃潛師襲之俘

劉孟與公俱起布衣立大義以取富貴一時相推非委體心服宿定主臣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噬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以他

宋永初元年再見

而已何降之有猻攻斬之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出奇兵擊破之猻退據西苑

以為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引士縱延之置於龍格使人守之謙

彭奚念於抱罕為奚念所敗而還

拔報之秋雲封慕容歸為遼東公使主燕祀

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重之所

之至是或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者珪使人以箭示題而謂之曰三歲犢果如何

斬七千餘人雖引兵退走勃勃追至木城擒之虜其將士萬三千人於是嶺北夷夏

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何由可得今但答以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蹔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為侍中揚州刺

城中人謀為內應事泄將軍伊力延侯曰強寇在外而奸人竊發於內危孰甚焉不

泣謂諸弟曰姚主之言神矣　興以禿髮傉檀內外多難欲因而取之使韋宗往覘

致也超乃黜公孫五樓等俄復用之　冬汝水竭河凍皆合而澠水不冰超惡之問

題父子對泣詰朝收斬之

附於勃勃者以萬數勃勃皆置守宰以撫之

史錄尚書事徐兖二州刺史如故裕表解兖州以諸葛長民為青州刺史鎮丹徒劉道憐為并州刺史戍石頭
夏四月以孟昶為尚書左僕射
秋七月將軍劉敬宣督

悉阬之何以懲後傳擅從之殺五千餘人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斂成縱兵鈔掠傳

之傳擅與宗論當世大畧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

於李宣宣對曰澠水無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超大悅賜朝服一具

毛修之討譙縱不克引還敬宣既入峽轉戰而前軍至黃虎去成都五百里後秦遣兵救之縱亦悉衆拒險相持六十餘日軍中饑疫死者大半乃引軍還敬宣坐免

擅遣將軍俱延等擊敗之斬首七千餘級秋秦常山公顯聞弼敗倍道赴之顯遣善

請書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興曰傉檀權譎過人未可圖

官荆州刺史劉道規以督統降號建威將軍九月劉裕以敬宣失利請遜位詔降為中軍將軍開府如故劉毅欲以重法繩敬宣裕保護之何無忌謂毅曰柰何以私憾

射者孟欽等挑戰傉檀將軍宋益等擊斬之顧乃遣使謝傉檀引兵還冬傉檀復

也興不聽使廣平公弼將軍斂成帥步騎三萬襲傉檀僕射齊難帥騎三萬討夏王

	巳酉
傷至公毅乃止	義熙五年春正月以劉毅為衛將
稱王大赦改元立夫人折掘氏為王后世子武臺為太子	禿髪傉檀嘉平二年
	沮渠蒙遜永安九年
	李暠建初五年
勃勃皆敗績	姚興弘始十一年
	乞伏乾歸更始元年
	馮跋太平元年離班
	慕容超太上五年
	拓跋嗣永興元年
	劉勃勃龍升三年

軍開府儀同三司敎愛才好士當世名流莫不輻湊獨揚州主簿張邵不往或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

二月南燕寇掠宿豫又寇濟南詔并州刺史劉道憐鎮

春興遣弟冲將軍狄伯支等帥騎四萬擊夏王勃勃冲至嶺北謀還襲長安伯支不

春乾歸世子熾磐入見後秦太原公懿於上邽彭奚念乘虛來伐熾磐聞之怒不告

等弒其君雲馮跋自立為天王雲自以無功德而居位內懷危懼常畜養壯士以

春超朝會羣臣歎太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領軍將軍韓諄曰先帝以舊京傾覆

夏雷震天安殿東序珪惡之命以衛車攻東西序皆毀之初珪服寒食散藥發躁怒

夏勃勃半騎二萬攻後秦掠取平涼雜胡七千餘戶進屯依力川秋後秦王興自

淮陰以備之

三月恒山崩

夏四月劉裕伐南燕六月及燕師戰於臨朐大破之遂圍廣固

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孟昶謝裕臧熹以為必克勸行裕以

從而止因酖殺伯支以滅口興封譙縱為蜀王興如平涼馮翊人劉厥作亂太

而歸擊奥念破之遂克抱罕乾歸從興如平涼熾磐遣人告之乾歸逃還苑川

為腹心爪牙寵臣離班挑仁專典禁衛賞賜巨萬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

戢翼三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以伺覲釁恢復先業而更侵掠南鄰以廣讎敵可乎超

無常至是寢劇又災異數見占者言有急變生肘腋珪憂懣廢寢食每百官奏事記

將伐勃勃勃勃襲而敗之復攻後秦救奇堡黃石固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

祖兼留府事初苻氏之敗王猛孫鎮惡來奔騎射不能及人而有謀畧至是或薦於裕與語悅之因留宿明旦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信然即以為中軍參軍裕帥舟

子泓遣將軍彭白狼討斬之赦其餘黨諸將請露布表言廣其首級泓不許曰主上

夏乾歸如枹罕留熾磐鎮之收其衆得二萬徙都度堅山秋乾歸復即秦王位大

無厭猶有恕憾雲臨東堂班仁懷劍軌紙而入稱有所啟班抽劍擊雲雲以几扞之

曰我計已定不興卿言遂遣公孫五樓凡歸等將兵寇宿豫拔之大掠而還簡男女

其舊恐輒殺之其餘或顏色變動或鼻息不調或步趨失節或言辭差謬皆以為憤

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

附柔然

社崘稱豆代可汗八

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惟無功將不能自歸柰何裕曰鮮卑不

委吾後事不能式遏寇逆當責躬請罪尚敢矜誕自為功乎興自平涼如朝那聞

赦改元公卿以下皆復本位冬乾歸立夫人邊氏為皇后世子熾磐為太子以焦

仁從旁擊雲斌之馮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言於跋曰此豎勢何所

二千五百付大樂教之時五樓專總朝政宗親並居顯要內外無不憚之超又遣歸

恐在心發形於外往往手擊殺之死者皆陳天安殿前羣臣皆不敢求親近惟著作

年冬侵魏至明年再見

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

姚沖之謀賜沖死秋興自將擊夏王勃勃至貳城遣將軍姚詳等分督祖運勃勃

遣為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謂熾磐曰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才也汝事之當如

至請為公斬之乃奮劍而下桑斬班於西門泰設仁於庭中衆推跋為主跋以讓其

等寇濟南俘男女千餘人而還夏赴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

郎崔浩恭勤不懈其父吏部尚書宏未嘗諂諛亦不忤旨故父子獨不被譴秋慕

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等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

乘虛奄至興懼欲輕騎就詳等右僕射韋華曰若鑒與一動衆心駭懼必不戰自潰

事吾熾磐拜遣於狀下遣子華至孝乾歸欲以女妻之辭曰凡娶妻者欲與之共事

弟范陽公素弗素弗不可跋乃即天王位於昌黎大赦詔曰陳氏代姜不改齊國宜

果利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

容氏在魏者百餘家謀逃去珪盡殺之初太尉穆崇與衛王儀謀弑珪不果珪惜

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

詳誓亦未必可至也與興勃勃戰大敗將軍姚揄生為勃勃所禽左將軍姚文崇等

二親也今以王姬下嫁逢之茅之士臣懼其闕於中饋也乾歸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

即國號曰燕政元太平謚曰惠懿帝高氏七跋尊母張氏為太后立妻孫氏為王

救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較其資儲餘

儀崇之功秘而不問及珪殺大臣儀自疑而出亡追獲之賜儀死冬珪將立齊王

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濤及參軍檀韶將軍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

力戰勃勃乃退興還長安

孤女不足以強卿乃以為尚書郎

后子永為太子以范陽公素弗為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素弗少豪俠放蕩嘗請婚

悉焚支俾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

嗣為太子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乃賜嗣母劉貴人死名嗣諭之嗣性孝哀

何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大敗之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輦及豹尾裕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

於尚書左丞韓業業拒之及為宰輔待業允厚好申拔舊門顯恭儉約以身率下百

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奈

泣不自勝珪怒嗣還舍日夜號泣珪復召之左右曰上怒甚入將不測不如且避之

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悦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秋七月加裕北青冀二州刺史南燕尚書垣尊及

僚惲之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桂林王鎮曰陛下

駉乃逃匿於外惟帳下車路頭王洛兒隨之初珪見賀太后之妹美請納之太后曰

弟苗踰城來降裕以為行參軍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綱使為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自長安乞師還太山太守申宣執送裕裕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曰劉勃

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

不可是過美必有不善且已有夫不可奪也珪密令人殺其夫納之生清河王紹紹

勃大破泰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輙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張華封愷皆為

從鎮出謂韓諱曰既不能逆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趙聞

兗狼無賴好輕遊里巷刦剽行人以為樂珪嘗倒懸井中垂死乃出之至是譴責賀

裕所獲超請割大峴以南地為藩臣裕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使者謂曰語汝

之怒收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以待之遣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

夫人將殺之未決夫人密使告紹曰何以救我紹年十六夜與宦官官人通謀踰垣

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

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晉兵克臨朐超衆大敗遁還廣固

入宮弑珪大出布帛賜王公以下崔宏獨不受嗣聞變遣洛兒夜入平城告將軍安

善詳云何違爾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

裕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入保小城遣尚書郎張綱乞師於後秦赦桂林王鎮以

同等衆翕然嚮應爭出奔迎衛士執紹送嗣嗣并賀氏及為内應者皆斷食之乃即

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羌見代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九月加裕太尉裕固辭初後秦王興遣將軍姚強帥

為都督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繫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奔敗而還士民喪氣

帝位大赦改元追尊劉貴人曰宣穆皇后公卿先罷歸第者悉召用之詔長孫嵩與

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弁兵以救南燕及興為夏王勃勃所敗追强兵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

聞秦自有內患恐不暇救人今散卒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

安同奚斤崔宏拓跋屈等八人坐止東門右共聽朝政時人謂之八公又以尚書燕

者謂韓範必能至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為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

命助我必能破敵不然死亦為美樂浪王惠曰晉軍氣勢百倍我以敗卒當之不亦

鳳遠事什翼犍使與都坐大官封懿等入侍講論出議政事以王洛兒車路頭為散

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為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

冬十二月太白犯虛危

難乎秦與我勢如唇齒安得不來相救尚書令韓範為燕秦所重宜遣乞師超從之

驃騎常侍叔孫俊為衛將軍拓跋磨渾為尚書皆賜爵郡縣公嗣問舊臣為先帝所親

後秦遣姚強帥兵隨範救超後復追強兵還範遂降於劉裕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

信者為誰洛兒言李先嗣召問先卿以何才何功為先帝所知對曰臣不才無功但

離沮或勸趙誅範家趙以範弟諱盡忠無貳并範家赦之張綱為裕造攻具盡諸奇

以忠直為先帝所知耳詔以先為安東將軍常宿於內以備顧問朱提王悅有罪

巧超怨縣其母於城上支解之太曰犯虛危靈臺令張光勸超出降超手殺之

自疑懼懷匕首入侍將作亂叔孫儉覺其舉止有異引手掣之索懷中得匕首遂殺

庚戌

義熙六年
春二月劉裕拔廣固執南燕主超送建康斬之 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韓範諫曰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

安成公何無忌封五年死於盧循之難謚忠肅子邕嗣

禿髮傉檀
嘉平三年
春傉檀自將五萬騎伐沮渠蒙遜為蒙遜所敗傉檀

沮渠蒙遜
永安十年
春南涼王傉檀擊蒙遜戰於窮泉傉檀大敗蒙遜乘

李暠
建初六年

姚興
弘始十二年
春夏王勃勃遣尚書胡金纂攻平涼興救平涼擊金

乞伏乾歸
更始二年
春乾歸攻後秦金城郡拔之 秋乾歸討越質屈機

馮跋
太平二年
廣川公萬泥上谷公乳陳自以宗室有大功謂當入為公

慕容超
太上六年
春超興寵姬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威握手對泣韓

拓拔嗣
永興二年
春長孫嵩將兵伐柔然 嗣以郡縣豪右多為民患

劉勃勃
龍昇四年

之

而盡阮之恐西北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
盧循寇長沙南康廬陵豫章陷之劉裕引軍還　初徐道覆聞裕北伐自王番禺說循

無忌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心者輒形於言色及義師之舉參贊大勳皆

長過遷於樂都

勝進圍姑臧夷夏萬餘戶降於蒙遜傉檀懼納質請和蒙遜徙其眾八千餘戶而還

纂殺之勃勃又遣兄子羅提攻拔定陽阮將士四千餘人與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

等十餘部降其眾二萬五千徙於苑川八月乾歸復都苑川
乾歸攻後秦略陽南

輔政以二濡任重久而弗徵二人皆怨乳陳密遣人告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與叔

諱諫曰陛下遣埋厄之運正當努力自強以壯士民之志而更為兒女子泣邪趙拭

優詔徵之民戀土不樂內徙長吏逼遣之於是寇盜羣起嗣引八公議之曰朕欲為

曰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我以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茍求一日之安裕平齊後以璽書徵君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恐將軍不能當

以算畧攻取為效而尋陽之舉敗於輕脫朝野痛之

宜陽

傉檀

韶

傉檀民逼遷於樂都姑臧人推焦朗為主降於蒙遜秋蒙遜伐西涼敗西涼世子

各將數千戶內徙興處之湟山及陳倉勃勃寇隴右破白崖堡遂趣清水畧陽太守

安隴西諸郡皆克之徙民二萬五千於苑川及枹罕鮮卑僕渾羌句豈輸報鄧若

父圖之萬泥遂奔白狼與乳陳俱叛跋遣汲郡公弘與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弘先

日謝之尚書令董詵勸超降超怒囚之賀賴盧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擊晉兵不能

民除蠹而守宰不能綏撫使之紛亂今犯者既衆不可盡誅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

也若先克建康傾其根帶裕雖南還無能為矣循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貴之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

初以平桓玄功封巴丘侯復從征廣固率向彌胡藩等五千人攻臨朐城克之及圍

歆於馬崩禽其將朱元虎而還西涼公暠以銀二千斤金二千而贖元虎蒙遜歸之

姚壽都棄城走勃勃徙其民萬六千戶於大城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

等帥戶二萬降

遣使諭以禍福萬泥欲降乳陳不可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為

郝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腳弱者大半出降考相繼超輦而登城尚書悅壽說超曰今

元城侯屈曰民逃亡為盜不罪而赦之是為上者反求於下也不如誅其首惡赦其

孫軍皆陷之道覆順流而下朝廷急徵裕裕乃以韓範都督八郡軍事封融為渤海太守引兵還久之劉穆之稱範融謀反皆殺之

三月江荆都督何無忌討徐道覆

廣固城陷之日韶率所領先登領北琅邪太守進號寧朔將軍琅邪內史從討盧循

遂與焉結盟而還

夏

晉宗室司馬國璠叔璠自弋陽來奔興曰劉裕方誅桓玄輔晉室卿何為來對

之備弘乃密令人課草十束為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

天助寇為虐戰士凋瘁獨守窮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數有終堯舜

餘黨崔宏曰聖王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較勝負也夫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

戰敗死之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曰循兵艦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候其疲老擊之此萬全策也參軍殷闡曰循

於左里又有戰功并論廣固功更封宜陽縣侯

博陸子王鎮惡

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有自修立者裕輒除之方為國患甚於桓玄耳

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萬泥孔陳懼而出降弘皆斬之

避位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

先誅後赦要為兩不能去曷若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從誅未晚也嗣從之既而遣

所將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子拳捷善鬬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為晚也無忌不聽與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强弩數百登山邀射乘風暴急以大艦	參太尉裕軍事署前部賊曹拒盧循於查浦屢戰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至帝義熙
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為不利四面急攻之悅	于衆殫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　夏　長孫嵩至漢北而還柔然追圍之於牛川嗣救

過之衆遂八年再見清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遂握節而死

夏四月劉裕至建康裕至下邳聞何無忌敗死捲甲兼行將濟江風急裕曰若天命

壽闓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

之柔然可汗社崙走死嗣引兵還參合陂秋嗣還平城葬珪於盛樂金陵諡曰

助國風當自息不然覆溺何害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止裕至建康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兖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各將兵入衛

五月豫州都督劉毅及盧循戰於

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毋託劉敬宣而裕已送超詣建康斬之南燕亡

宣武廟號烈祖

附然

燕自右南燕七年魏稱代汗九可社崙

隆安自主嗣將自社擊

桑落洲敗
續循進逼
建康　毅
自將拒循
劉裕與書
曰賊新獲
利其鋒不
可輕今修
船垂畢當
與弟同舉
又遣劉藩
諭止之毅
怒帥舟師
與循戰於
桑落洲毅
兵大敗棄

二年
慕容
德建
國傳
二主
凡十
三年

崙社
崙閭
之適
走道
死子
度拔
尚幼
部衆
立社
崙弟
斛律
號藹
豆蓋
可汗
至明
年再

船步走其衆皆爲循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取江陵徐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累日循乃從之裕募人爲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

見

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測人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付既令彼無以測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旅轉

集徐更論耳朝廷聞殺敗人情恟懼時兆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既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參軍王

仲德言於裕曰明公新建大功妖賊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同匹夫何以威物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強寇內逼人情危駭若一旦遷動便自土

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苟厄運必至我當横尸廟門遂其以身許國之志不能草間求活也昶恚甚請死裕怒曰卿

且一戰死
復何晚赳
乃抗表曰
臣贊北伐
之計使狂
賊乘間至
此謹引咎
以謝天下
乃仰藥而
死循至淮
口中外戒
嚴琅邪王
德文都督
宮城諸軍
事裕屯石
頭謂將佐

曰賊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迴泊西岸此成擒耳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進攻循曰大軍未至孟昶望風而裁以大勢言之當計日潰亂

不如棄兵侍之道覆歎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使我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城見循軍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遂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

築查浦欒圍廷尉三壘皆以兵守之明日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衆自白石步上裕留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北出拒之又

明日循焚查浦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出戰大敗林子據栅力戰賊乃退循引兵至丹陽郡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斬赤特出陳於

南塘

六月劉裕自為太尉中書監加黃鉞復辭官而受黃越以車騎中軍司馬庾悅為江州刺史

宗室司馬國璠自弋陽奔秦 桓玄之亂河間王曇之子國璠叔

璠奔南燕寇陷弋陽至是奔秦

秋七月盧循退還尋陽劉裕遣兵追之 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徐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徐與建康爭衡耳遂還裕使

王仲德等帥衆追之劉裕遣將軍孫處等率兵襲番禺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禺衆謂海道艱遠且分撤見力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敕處曰大

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先傾其巢窟使走無所歸也

譙縱使桓謙會秦將苟林入寇荆州刺史劉道規大破斬之

譙縱遣使請兵於秦以謙為荆州刺史使帥

衆寇荆州秦王興遣苟林帥騎兵會之譙於道召募義舊民投之者二萬人譙屯枝江林屯江津江陵士民多懷貳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

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不相禁也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魯宗之帥衆自襄陽赴救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

使之居守自帥諸軍攻謙戰於枝江天門太守檀道濟先進陷陳大破之謙林皆走竝追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為内應至是撿得之道規

悉焚不覲衆乃大安桓石綏亦起兵於洛口梁州刺史傅韶討斬之桓氏遂滅

冬十月劉裕南擊盧循

劉毅還建康降為後將軍求追討循長史王誕密言於裕曰

毅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乃帥劉藩檀韶等南擊循以毅監蜀府

徐道覆寇江陵劉道規大破之　道覆帥衆趣江陵奋至破冢江漢士民感道規焚書之恩無復

武志道規使劉遵別為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横擊大破之道覆單舸走還湓口

十一月孫處攻番禺拔之 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孫

處乘海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即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殘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

十二月劉裕及盧循戰於大雷又戰於左里大破之循

及道覆向
走裕遣將
軍劉藩等
追之　裕
軍雷池循
揚聲不攻
雷池當乘
流徑下裕
知其欲戰
進軍大雷
循及道覆
帥衆塞江
而下裕出
精騎及水
軍擊之又
分步騎屯

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因風水之勢以壓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循兵大敗將趣豫章乃柵斷左里裕至攻之麾折幡沉衆皆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

辛亥

義熙七年

戰如是今乃復見必破賊矣即破柵而進殺溺死者萬餘人循收散卒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裕遣劉藩孟懷玉等追之遂還建康

鄱陽

禿髮傉檀

沮渠蒙遜

李暠建初

姚興弘始

乞伏乾歸

馮跋太平

拓跋嗣永

劉勃勃龍

春二月劉濬等克始興斬徐道覆三月劉裕始受太尉中書監之命以劉穆之為太尉司馬殷景仁為行參軍裕問穆之曰孟昶參佐誰堪入我府者穆之舉前建威中兵參

侯孟懷玉封六年以平盧循功又封陽豐縣男

侯官

侯孫

嘉平四年春北涼沮渠蒙遜圍樂都傉檀以子為質蒙遜乃去傉檀欲復代蒙遜獲

永安十一年春焦朗猶據姑臧蒙遜攻拔其城執朗而宥之以其弟挐為秦州刺

七年秋北涼沮渠蒙遜帥輕騎來襲焉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挫其銳也蒙遜新興

十三年春廣平公弼有寵於興為雍州刺史鎮安定姜紀謟而附之勸弼結興左

更始三年春乾歸徙鮮卑僕渾部三千餘戶於度堅城以子敕勃為秦興太守以鎮

三年秋跋以太子永領大單于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獻馬三千匹於跋求娶跋女

興三年夏嗣謁金陵山陽侯奚斤居守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奚斤并其黨收斬

升五年後秦姚詳屯杏城為勃勃所逼南奔大蘇春勃勃追斬之遂攻安定破楊

軍謝晦晦安凡據之曾孫也裕即命為參軍裕嘗詢獄參軍有囚其旦刑疾以晦代之於車中一覽詢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獄繫殷積晦隨問酬辨曾無違謬裕由是

處

初封新夷縣五等侯至是卒追封侯官縣侯劉裕表曰孫季高嶺南之勳

軍孟愷陳曰蒙遜新并姑臧凶勢方威不可攻也傉擅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苕篋

史鎮姑臧遜伐南涼圍樂都三旬不允南涼王傉檀以子安周為質乃還南涼王

吾盟而遼來襲我我閉門不與戰侍其銳氣竭而擊之蒐不允矣頃之蒙遜糧盡而

右以求入朝興召以為尚書令弼遂傾身結納朝士收采名勢以傾東宮國人怨之

之夏乾歸從羌句豈等部衆五千餘戶於疊蘭城以凡子阿柴為興國太守以鎮

樂浪公主跋命羣臣議之遂西公素弗曰前世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嬪妃之女

之

附吐谷渾

樹洛干稱王七年代南涼敗南涼太子虎臺至義熙

佛嵩降其衆數萬進攻東鄉下之後秦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問以滅秦之策

奇之即日
署刑獄賊
曹晦美風
姿善言笑
博贍多通
裕深加賞
愛
夏四月盧循
寇番禺不
克走交州
刺史杜慧
度擊斬之
盧循行
收兵至番
禺遂圍之
孫處拒守

已蒙
褒贈
臣更
思盧
循稔
惡一
紀據
有全
域若
令根
本未
拔投
奔有
所招
合餘
燼猶

掠五
千餘
戶而
還將
軍屈
右曰
今既
獲利
宜倍
道旋
師早
度險
厄蒙
遜善
用兵
若輕

傉檀
攻番
禾苕
藋掠
五千
餘戶
蒙遜
引兵
至傉
檀敗
走蒙
遜進
圍樂
都傉
取其
子染

歸焉
遣世
子歆
帥騎
七千
邀擊
之蒙
遜大
敗獲
其將
沮渠
百年

興
使太
尉索
稜鎮
隴西
招撫
西秦
乞伏
乾歸
遣使
謝罪
請降
興拜
乾歸
河南
王太

之五
月復
以子
木奕
干為
武威
太守
鎮嵻
峎城
秋
乾歸
遣子
熾磐
等伐
南涼
八月

樂浪
公主
不宜
下降
非類
跋曰
朕方
崇信
殊俗
奈何
欺之
乃以
樂浪
公主
妻之
跋勤

十三
年再
見

附柔然

斛律
稱藹
苴蓋
可汗
二年
遣使
獻馬
求昏

罰德
曰秦
德雖
良藩
鎮猶
固願
且畜
力以
待之
勃勃
以為
軍師
中郎
將

二十餘日沈田子言於劉蕃曰番禺本賊巢穴恐有內變且孫季高兵力寡弱不能持久乃引兵擊之循兵屢敗遂奔交州至龍編津杜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

能為虞而季高汎海萬里覆其巢窟使循進退靡依輕舟遠進曾不旬月妖凶殲殄

軍捽至大敵外逼促戶內叛此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彼步我騎勢不相及今倍道

干為質而還秋蒙遜襲西涼不克

子熾磐平昌公興命羣臣搜舉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世可

熾磐兵濟河南涼王傉檀遣太子虎臺逆戰於嶺南南涼兵敗虜牛馬十餘萬而還

於政事勤課農桑省傜役薄賦斂每遣守宰必親引見問為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

於北燕北燕王馮跋以女樂浪公主妻可汗

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艦燃衆潰自投於水慧度取尸斬首函送建康

詔劉毅兼督江州軍事

初毅在京口貧困與知識射於東堂司徒長史庾

蕩滁之功實膚為大往年所贈猶為未優愚謂宜更贈一州庶令勞臣增厲贈交州

而歸則示弱且捐棄資財非計也俄而旨霍風雨蒙進兵大至傉檀敗走蒙遜進圍

謂之才矣興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於昔人待將於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

乾歸攻秦畧陽太守姚龍於柏陽堡克之冬進攻南平太守王愫於水洛城又克

悅之

悅後至奪其處衆皆避之毅獨不去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從悅求子鵞炙悅又不與至是悅為江州刺史毅因求兼督江州詔許之毅即奏江州内地以治民為職

刺史子宗世嗣卒子欽公嗣

樂都傉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為質以請和蒙遜乃去

鄉自識拔不明安得遠誣四海乎羣臣咸悅夏攻杏城殺守將姚詳遂攻克安定

之徙民三千餘戶於譚郊遣子審虔帥衆二萬城譚郊西羌彭利髮襲據枹罕自

不當置軍府耗民力惟尋陽接蠻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都督徙鎮豫章而以親將趙恢守尋陽悅府文武三千悉入殷府符攝嚴峻悅忿懼而卒

東鄉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迎姚詳弗及遂屯杏城

稱大將軍河州牧乾歸討之不克

以劉道憐為北徐州刺史鎮彭城

壬子

義熙八年

春二月以孔靖為尚書右僕射

夏四月以劉毅都督荊寧秦雍軍事荊州刺史劉道規以疾求歸詔以毅

武陵王季度

嗣封四年卒謚定子球之嗣宋

禿髮傉檀

嘉平五年

沮渠蒙遜

元始元年

冬蒙遜遷於姑臧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

李暠

建初八年

姚興

弘始十四年

夏武勸興乘亂取西秦世子熾磐興曰伐

乞伏熾磐

永康元年

春王乾歸復討彭利髮至奴䓗谷利髮棄

馮跋

太平四年

拓跋嗣

永興四年

秋嗣東巡置四廂大將十二小將以山陽

劉勃勃

龍升六年

夏勃勃欲乘亂攻西秦世子熾磐軍師中

代之毅剛愎自謂功與裕埒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已去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

興國除

高密王純之嗣封四十一年卒謚敬子恢之嗣

置官僚如涼王光為三河王故事

人喪非禮也冬仇池公楊盛叛侵擾祁山興遣將軍趙琨為前鋒姚伯壽繼之將

衆南走乾歸遣將軍乞伏公府追至清水斬之收羌戶一萬三千以乞伏審虔為河

侯斤元城侯屈行左右丞相嗣至濡源巡西北諸部落八月嗣還平城冬嗣北巡

郎將王買德諫曰熾磐吾之與國今遣喪亂吾不能恤又恃衆力而伐之匹夫猶且

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僕射謝混丹陽尹郗僧施深相憑結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以僧施為南蠻校尉毛脩之為南郡太守裕皆許之復表求

南平公劉毅

封七年劉裕襲荆州毅兵散而死裕并其子姪皆殺

軍姚恢出鷲峽秦州刺史姚嵩出羊頭峽將軍胡翼度出汧城以討咸興自雍赴之

州刺史鎮枹罕乾歸還乾歸徙都譚郊命世子熾磐鎮苑川乾歸擊吐谷渾阿

至長城而還

恥為汎萬乘乎勃勃乃止

至京口辭之基裕往會之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為公下乎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殺同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為雄豪以是縉

之

華容公劉道規

封七年卒謚烈武興子宋受禪追封臨川

與諸將會於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忽言於嵩曰先帝神略興方徐洛生以英武佐命

若干於赤水降之夏熾磐攻南涼三河太守吳陰於白土克之以乞伏出累代之

紳白面之王
士輻輳歸道規
之恐終不刺荊
為公下不州界
如因會取年在
之裕曰吾州秋
與穀俱有亳無
克復之功犯及
其過未彰歸府
不可自相庫帷
圖也幕儀
秋八月皇后然若
王氏崩九舊隨
月葬僖皇身甲
后於休平士二
陵人遣

再入六
仇池月乙
無功伏公
而還府栻
非楊君乾
氏智歸並
勇能殺乾
全也歸之
直地子十
勢險餘人
固耳走保
今以大夏
趙晛世子
之衆熾磐
使君遣其
之威弟智

冬十月太尉裕帥師襲荆州殺都督劉毅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江文武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疾篤郗僧施勸毅請從弟兗州刺史藩以自副裕偽許之藩自

席於荆中道規之荆於市

望蔡公謝混

混少有美譽善屬文

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威帥衆與琨相持伯壽畏

達及木奕干帥騎三千討之以其弟婁達為鎮京將軍鎮譚郊驍騎將軍婁機鎮苑

廣陵入朝裕以詔書罪狀毅云與藩及謝混謀不軌賜藩混死詔以司馬休之為都督六州軍事荆州刺史劉道憐為兖青二州刺史鎮京口使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

初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主壻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珣對曰謝混

懦不進琨衆寡不敵為咸所敗興斬伯壽而還興以揚佛嵩為雍州刺史師嶺北

川熾磐師文武及民二萬餘户還於枹罕秋智達等擊破公府於大夏公府斧疊蘭

太尉留府事裕疑長民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佐吏配給資力以防之裕帥諸軍發建康王鎮惡請給百舸為前驅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兖州上十月至豫章

雖不及真長不減于敬未幾表裕欲以女妻之珣謂裕曰卿莫近禁衛混竟尚主襲

見兵以擊夏行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每見敵勇不自制吾常節其兵不過五千人

城執其弟阿柴智達等攻之斬阿柴父子五人公府奔嶼峴南山追獲之并其四子

口去江陵 父琰
二十里拾 爵至
船步上舸 是以
雷一二人 黨劉
對舸岸上 殺誅
立六七旗 國除
旗下置鼓 漢壽
語所雷人
計我將至 子王
城便鼓嚴
令若後有 鎮惡
大軍狀又
分遣人燒 封博
江津船艦 陸子
鎮惡徑前 三年
襲城未至 以襲

今所 輾之
將既 於譚
多遇 郊八
敵必 月檝
敗行 磐自
已遠 稱大
追之 將軍
無及 河南
將若 王大
之何 赦改
佛嵩 元葬
興見 乾歸
王勃 於枹
勃戰 罕議
果敗 曰武
為勃 元廟

五六里毅乃覺之行令閉諸城門未及下閣鎮惡已馳入與城内兵鬬穴其金城而入城中兵散毅帥左右突出夜投佛寺寺僧拒之乃縊而死初毅季父鎮之嘗謂毅

劉毅平江陵功賜爵漢壽子至帝義熙十四年再見

勃所執絶亢而死

立昭儀齊氏為后

號高祖

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每見殺藩導從到門輒詬之殺甚敬畏未至宅數百步悉屏儀衛至是裕奏徵為散騎常

侍固辭不至十一月裕至江陵殺都僧施毛修之素結於裕故宥之裕問毅故吏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對曰除宿釁倍惠澤敘門次擢才能如此而已裕用其言荆人

悦之

十二月遣益州刺史朱齡石帥師伐蜀

劉裕謀伐蜀以齡石有武幹練吏職以為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蒯恩劉鍾等伐蜀裕與齡石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黄

虎無功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出其不意猶從内水來也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内道若何黄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敵之奇

也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城乃開諸軍雖進而未知處分所由

分荊州十郡置湘州

太尉裕自加太傅揚州牧復辭不受

癸丑

義熙九年

春太尉裕還建康殺豫州刺史諸葛長民 初裕之西征也留長民監留府事而疑其難獨任既而長民驕縱貪侈為百姓患懼裕歸按之閒劉毅被

新淦公諸葛長民

封十年為劉裕所殺國除 長民有文武

附林邑

國王范胡達攻九真為交州刺史杜慧度

禿髮傉檀

嘉平六年

沮渠蒙遜

元始二年

夏蒙遜立子政德為世子 南涼王傉檀伐蒙遜蒙遜敗之於

李暠

建初九年

姚興

弘始十五年

冬魏遣使來請婚許之

乞伏熾磐

永康二年

春熾磐遣將軍曇達王壽松將兵東擊休官權小郎呂破胡於

馮跋

太平五年

拓跋嗣

永興五年

春後秦王興遣使來修好 夏嗣西巡命將軍奚斤尉古真等

赫連勃勃

鳳翔元年

春勃勃大赦改元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夷夏十萬人築

誅謂所親曰往年臨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問劉穆之曰人言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長民意

幹用然不持行檢無鄉曲之譽

南陽公曾宗之

封宵城侯八年劉裕

所殺

若厚塢又敗之於若凉因進圍樂都二旬不克南凉湟河太守文支以郡降於蒙遜

白石川大破之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二萬餘

擊越勤部於跋那山嗣如雲中嶲宮西河胡張外等聚衆為盜嗣遣會稽公劉

都城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新城宜名統萬阿利性巧

乃小安弟襲劉
黎民訊長穀宗
民因裕未之會
還圖之長江陵
民猶豫未以功
發既而歎進封
曰貧賤常南陽
思富貴富郡公
貴必履危至帝
機今日欲義熙
為丹徒布十一
衣豈可得年再
耶因遣冀見
州刺史劉
敬宣書曰
盤龍專擅桂陽

家
遜復
伐南
涼傉
檀以
太尉
俱延
為質
乃還
蒙
遜西
如苕
複遣
將軍
伏恩
將騎

戶據
白阬
不服
蠻達
攻斬
之隴
右休
官悉
降
後秦
太尉
索稜
以隴
西來
降
夏熾

絜等而殘
屯西忍蒸
河招土築
討之城錐
嗣入一
如五寸即
原殺作
秋奚者而
斤等并築
破越之勃
勤於勃以
跋那為忠
山西委任
徙二之凡
萬餘造兵
家於器成

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敍宣報曰下官常懼福過災生方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也穆之

公劉義眞以裕次子封

豐城侯朱齡石以平蜀功

一萬襲畢和烏啼二部大破之俘二千餘落而還

蒙遜寢於新臺閣人王懷祖擊

磐遣將軍烏地延等擊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

秋熾磐擊吐谷渾支

大宥河西胡曹龍等擁部衆二萬人來入蒲子張外降之推龍為大單于

嗣如

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由是器物皆精利勃勃自謂

憂長民為變問參軍何承天承天曰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今還宜加重慎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至是裕自江陵東還前刻至日而每淹留不進長民與公

封至帝義熙十四年再見

永新男劉鍾初以戰功封安丘縣

蒙遜傷足其妻孟氏禽斬之蒙遜毋車氏卒

旁於長柳川虜旁及其民五千餘戶而還熾磐擊吐谷渾別統掘逵於渴渾川大

定襄大洛城入月還平城曹龍請降於嗣執送張外斬之冬吐京胡與離石胡

其祖從毋姓劉非禮乃改姓赫連氏言其徽赫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為鐵伐氏言

鄉頻日奉侯於新亭二月晦裕乃輕舟徑進潛入東府三月朔長民聞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旿等於幔中引長民却人閑語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旿自

五等侯朱齡石伐蜀以鍾為前鋒及蜀平并進論前從征廣固功封永新縣男丞恭

破之虜男女二萬三千冬掘逵帥其餘衆降於熾磐

出以眷叛嗣嗣命元城侯屈督會稽公劉絜永安侯魏勤以討之出以眷引夏兵邀

剛銳如鐵堪伐人也

幔後出拉殺之與尸付廷尉幷殺其三弟

殺字盤龍敬宣字阿壽

詔申土斷之法併省流寓郡縣太尉裕上表曰大司馬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渙庚戌土斷以

帝元熙元年再見

望蔡男虞丘進少時隨謝玄討苻堅有功封關

擊絜禽之以獻於夏勤戰死嗣以屈丐二將欲誅之既而赦之使攝幷州刺史屈到

一其業於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今漸頹弛請申前制於是依界土斷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

秋七月朱齡石入成都譙縱走死詔齡石監六郡軍事齡石等至白帝發

內侯後從劉裕征孫恩頻戰有功從定建業封龍川縣五等侯後又隨劉藩斬徐道

川縱酒廢事嗣積其前後罪惡檻車徵還斬之

嗣遣使請官於秦

函書曰衆軍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縱果使譙道福以重兵守涪城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

覆至是論前後功封望蔡縣男

縱遣侯暉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且欲養銳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聲言大衆向内水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侯

暉之徒已破膽矣所以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浩軍忽來并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為蜀子虜

夷齡石從之七月攻其北城克之斬侯暉南城亦潰於是捨船步進賊營望風相次奔潰縱棄城出走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齡石遂入成都誅縱宗親餘皆按

堵使復其業縱出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死於先人之墓可也不從去投道禍不納乃縊而死齡石徙馬耽於越罵耽曰宋侯不送我京師欲滅臼也我必不

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軍事

冬以索邈為梁州刺史

初邈寓居漢川與別駕姜顯有隙凡十五年而邈鎮漢川顯乃肉袒迎候邈無慍

甲寅	
義熙十年春三月太尉廢譙王文	色待之彌厚退而謂人曰我昔寓此失志多年若讎姜顯懼者不少但服之自佳何必遲志於是閭境皆悅
譙王文思	
禿髮傉檀嘉平七年	
沮渠蒙遜元始三年	
李暠建初十年	
姚興弘始十六年	
乞伏熾磐永康三年	
馮跋太平六年夏河	
附柔然	
拓跋嗣神瑞元年	
赫連勃勃鳳翔二年	

思為庶人　荊雍都督司馬休之頗得江漢民心子譙王文思在建康性凶暴好通輕俠裕惡之有司奏文思擅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

襲封　十年廢為庶人

唾契汗乙弗等部叛傉檀欲討之孟愷諫傉檀不從謂太子虎臺曰汝謹守樂都吾

夏將軍斂成討叛羌為羌所敗懼罪出奔　夏　興有疾妖賊李弘與氐仇常反於貳

夏熾磐襲滅南涼以傉檀歸殺之　初熾磐嗣位自稱河南王冬復稱秦王置百官

問人褚匡言於跋曰陛下龍飛遼碣舊邦族黨傾首朝陽以日為歲請往迎之跋曰

斛律稱謁且盖可汗　五年　夏斛律將嫁女於燕凡子步鹿真謂諸大臣曰斛律欲以

春嗣大赦改元　并州刺史婁伏連襲殺夏所置吐京護軍及其守兵　夏昔泰山

春勃勃侵魏河東蒲子　冬燕王跋與勃勃連和勃勃遣御史中丞馬洛孤如燕泚

裕不許而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欲使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以書陳謝裕不悅使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

秋九月丁巳朔日食

不過一月必還矣乃帥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西秦王熾磐聞之襲樂都城潰徒虎

城興與疾往討之斬常執弘而還廣平公弼有寵於興言無不從僕射梁喜等言

立妃禿髮氏為后

道路數千里復隔異國如何可致匡曰章武臨海舟楫可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為難

汝女為媵大臣恐遂執斛律與女皆送於燕而立步鹿真為可汗大檀者社崙季父

太守劉研等帥流民七千餘家河西胡道劉遮等帥部落萬餘家皆降於嗣秋禿

盟勃勃立夫人梁氏為皇后子璝為太子

臺及其文武百姓於枹罕傉檀凡子樊尼馳告傉檀將士聞亂皆逃散唯樊尼不去

於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

也跋許之以臣為將軍厚資遣之匡與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帥五千餘戶歸於

之子領別部得衆心武告步鹿真國人欲立大檀步鹿真魏之兵敗見殺大檀遂自

髮傉檀子保周賀等來奔嗣愛賀之才謂曰卿之先與朕同源賜姓源氏嗣遣馬

僭擅曰興其眾而同死不約分而或全汝吾長凡之子宗部所寄豪遜方招懷士民

僭有奪嫡之志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興曰豈有此耶喜曰尚無之則陛下

和龍契丹庫莫奚皆降於跋跋署其大人為歸善王跋弟丕避亂在高句麗跋

立號牟汗紇升蓋可汗斛律至和龍燕王跋待以客禮斛律請還跋遣萬陵帥騎送

邑侯陋孫使於泰謁者于什門使於燕燕悅力延使於柔然冬嗣遣使者巡行諸州

汝其從之吾老矣寧見妻子而死遂歸於熾磐唯陰利鹿隨之傉檀諸城皆降於熾

受弼適以禍之願去其左右損其威權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社也與不應會興疾

召之封常山公秋魏使者于什門至和龍不肯入見曰魏帝有詔須馮王出受跋

之陵惲遠役至黑山殺斛律而還大檀遣使獻馬羊於燕冬大檀侵魏

校閱守宰資財非家所齎者悉簿為贓柔然可汗大檀來侵嗣擊之大檀走遣奚

磐獨尉賢政屯浩疊固守不下閒傉檀至左南乃降熾磐閒傉檀至遣使郊迎侍以

蔦弼潛聚衆欲作亂將軍劉羌泣告興梁喜等復請誅弼興不得已免弼尚書令還第

使人牽過令入什門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若拜受詔吾自以賓主禮見

斤等追之遇大雪士卒凍死墮指者什二三河內人司馬順宰自稱晉王討之不

上賓之禮歲餘使人煬之并殺虎臺南凉亡右南凉自禿髮烏孤至傉檀三世凡

姚宣入朝流涕極言姜虬亦上疏請斥散凶徒以絕禍端皆不聽

何苦見逼邪跋怒幽執之終不屈久之衣冠弊壞蟣蝨流溢跋遺之衣冠什門不受

克博士祭酒崔浩為嗣講易及洪範嗣問天文術數浩占決多驗由是有寵

乙卯

義熙十一年 春以謝裕為尚書左僕射 太尉裕帥師擊荊州都督司馬休之拒戰衆潰 正月裕收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賜死自領

淮陵王蘊 封十七年卒無子以臨川王寶子安之為嗣

附林邑 冬攻交州為州將所敗

十九年

沮渠蒙遜元始四年 春蒙遜攻西秦廣武郡拔之西秦王熾磐遣將軍乙

李暠建初十一年

姚興弘始十七年 春廣平公弼譖姚宣於興宣司馬權丕至長安興責

乞伏熾磐永康四年 夏熾磐子元基自長安逃歸熾磐率衆三萬襲北

馮跋太平七年 冬尚書令孫護之弟伯仁為昌黎尹與其弟叱支乙拔皆

拓跋嗣神瑞二年 春嗣還平城 晉琅邪太守劉朗帥二千餘家來降

赫連勃勃鳳翔三年 春勃勃攻後秦杏城拔之執守將姚逵阬士卒二萬

荊州刺史將兵擊休之以將軍劉道憐監雍府事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皆決焉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為裕所容與其子竟陵太守軌起兵助休之二月休之上表罪

南陽公魯宗之

進封三年劉裕擊司馬休之之時宗之為雍州刺史自

伏䩄尼寅邀蒙遜於浩亹蒙遜擊斬之又遣將軍折斐等帥騎一萬據勒姐嶺蒙遜

以不能輔導將誅之丕懼詆宣罪惡以求自免興怒遣使就杏城收宣下獄命獅將

涼湟河沮渠漢平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破熾磐熾磐引將還漢平長史焦祖將軍段

有才勇從跋起兵有功求開府不得有怨言跋皆殺之進護開府以慰其心護快快

河

西胡劉雲等帥數萬戶來降河西餓胡相聚於上黨推胡人白亞栗斯為單

人

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錄事韓延之延之復書曰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親帥戎馬遠履西畿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以公有匡復之勳推德委誠每事詢

疑不為裕所容與子軌起兵應休之兵敗與休之等俱奔後秦宗之素得士民心爭

擊禽之夏蒙遜遣舍人黃迅上表於建康夏王勃勃遣御史中丞烏洛孤與蒙

三萬人鎮秦州尹朐曰廣平公與太子不平今握強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社稷必

景潛呂熾磐熾磐復攻之昶景因說漢平出降仁勒壯士百餘擄南門樓三日不下

不悅跋酖殺之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有功出為邊郡怨望謀外叛跋亦殺之

于敗元建平以司馬順宰為謀主寇河內夏嗣命公孫表等五將討之嗣北巡如

以微事見勅猶自表遜位況以大過而當嘿然邪前已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而邊興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

衛送出境

武岡男劉敬宣

襲封十二年時為青冀二州刺

盟蒙遜遣其弟湟河太守漢平涖盟於夏

不忍亂大謀陛下之謂也興不從興如北地遣廣平公弼及將軍斂曼嵬向

為熾磐所禽熾磐欲斬之散騎常侍段暉諫曰仁臨難不畏死忠臣也宜宥之

行如濡源遂至上谷涿鹿廣甯秋還平城北歲霜早雲代民多饑死太史令

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來示云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代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乎劉藩死於閭闔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

史其參軍司馬道賜聞劉裕攻司馬休之與同府辟閭道秀左右小將王猛子謀殺

新平興還長安

夏

晉司馬休之來奔至長安興以為揚州刺史使侵擾襄陽侍御

以厲事君乃因之熾磐以將軍匹達為湟河太守擊乙弗窟乾降其三千餘戶而歸

王亮言於嗣曰案讖書魏當都鄴可得豐樂嗣以問羣臣博士祭酒崔浩特進周澹

手甘言詩 茍宣
方伯襲之 據廣
以輕兵遂 固以
使席上靡 應休
款懷之士 之會
閫外無自 敬宣
信諸侯以 名道
是為得算 秀屏
良可恥也 人語
吾誠鄙劣 左右
嘗聞道於 悉出
君子以平 户猛
西之至德 子遂
寧可無授 巡在
命之臣乎 後取
假令天長 敬宣

史唐 閔
威言 仁在
於興 西秦
曰據 五年
符讖 段暉
之文 又為
司馬 之請
氏當 熾磐
復得 免之
河洛 使還
今使 姑臧
休之 冬
擅兵 熾磐
於外 遣襄
猶縱 武侯
魚於 蒙遜

曰還
都於
鄴可
救今
年之
饑非
久計
也山
東人
以國
家居
廣漢
之地
人畜
無涯
號曰

衰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裕覩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裕使

備身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即時討道賜等皆斬之劉裕聞敬宣卒臨哭甚哀以子光

淵也不如以高爵厚禮畱之京師輿曰昔文王卒免羑里高祖不斃鴻門苟天命所

等將騎一萬擊南羌彌姐康濤於赤水降之

牛毛之衆今畱兵守舊都分家南徙不能滿諸州之地恐四方有輕侮之心且百姓

参軍檀道濟朱超石將步騎出襄陽江夏太守劉虔之聚糧以待魯軌襲擊殺之裕又使壻徐逵之統蒯恩王允之沈淵子為前鋒出江夏口與軌戰敗逵之允之淵子

祖嗣

在誰能達之脱如符讖之言留之適足為害遂遣之

秋

夏赫連建將兵攻平涼執

不便水土疫死必多而舊都兵少屈丐柔然將有窺窬之心朝廷陽恒代之險難以

皆死裕軍於馬頭聞逵之死怒甚三月帥諸將濟江休之兵臨峭岸裕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抽劍指晦曰我斬卿

太守姚軍都遂入新平廣平公弼興戰於龍尾堡禽之興樂動廣平公弼稱疾不

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今居北方山東有變則輕騎南下布濩林薄之間孰能測其

晦曰天下
可無晦不
可無公將
軍胡滈領
遊兵在江
津裕呼滈
使登滈有
疑色裕命
左右録來
欲斬之滈
顧曰正欲
擊賊不得
奉教乃以
刀頭穿岸
劣容足指
騰之而上

朝聚
兵於
第與
聞之
怒收
朔黨
唐咸
孫元
等殺
之太
子泓
請曰
臣不
能輯
睦兄
弟使

多少
此國
家所
以威
制諸
夏也
來春
草生
湩酪
將出
兼以
菜果
得及
秋熟
則事
濟矣

隨之者稍多既登岸直前力戰休之兵稍却裕兵乘之休之兵遂大潰裕克江陵休之宗之皆走軌嚮石城 錄收也劣少也

夏四月青冀參軍司馬道賜殺其刺史劉敬

至於此皆臣之罪也若臣死則國家安順賜臣死若陛下不忍殺臣乞退就藩與惻

嗣曰若來秋又饑若何對曰宜簡饑戶就食山東來秋復饑當更圖之嗣恍從之嗣

宣道賜
宗室疏屬
也殺敬宣
以懸司馬
休之為敬
宣府吏所
殺

五月司馬休
之出奔秦
劉裕遣
兵攻破石
城休之與
魯宗之魯
軌等俱奔
後秦後秦
王興以休

然憫
之召
姚讚
梁喜
等與
之謀
因彌
將殺
之窮
治黨
與汲
流涕
固請
乃并
其黨
赦之

又躬
耕藉
田勸
課農
桑明
年大
熟民
遂富
安
太史
奏熒
惑在
匏瓜
中忽
亡不
見嗣

之為揚州刺史使侵援襄陽尋復使宗之將兵寇襄陽未至而

卒

太尉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以劉道憐為都督七州軍事荆州刺史

北凉遣使上

泓侍溺如初無忿恨之色

熒惑不見八十餘日復出東井長安大旱冬興使散

召名儒議熒惑所詣崔浩曰春秋傳神降於莘以至之日推知其物今熒惑亡在庚

表内附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北凉喻以朝廷威德北凉王蒙遜遣使詣齡石且上表言伏聞車騎將軍裕欲清中原願為右翼驅除戎虜

秋七月辛亥晦日食

騎常侍姚敞等送女西平公主於魏

午辛未二日之間庚午主秦辛為西夷熒惑其入秦乎後八十餘日果出東井留守

八月太尉裕還建康

劉友益曰乘輿書還裕還耳何以書裕强也儼然君矣

以劉穆之為左僕射

鉤已久之乃去

冬秦送女於嗣嗣以后禮納之鑄金人不成乃以為夫人而寵遇

丙辰

義熙十二年
春正月太尉裕自加都督二十二州軍事三月太尉裕自加中外大都督戒嚴伐秦詔遣琅邪王德文修敬山陵秋八月太尉

琅邪王德文
封二十五年劉裕伐秦德文上疏請帥所

沮渠蒙遜
元始五年

李暠
建初十二年夏暠司馬索承明上書勸暠伐北涼王蒙遜暠引見

姚泓
永和元年春姚弼姚愔作亂伏誅王興卒太子泓立興如華陰使

乞伏熾磐
永康五年春熾磐攻後秦洮陽公彭利和於漒川北涼王蒙遜

馮跋
太平八年

拓跋嗣
泰常元年夏大赦改元嗣北巡秋大獵於牛川臨殷繁水而

赫連勃勃
鳳翔四年夏勃勃帥騎四萬襲後秦上邽克之殺其秦州刺史

甚學

裕督諸軍發建康寧州獻琥珀枕於裕裕以琥珀治金瘡命碎之以賜北征將士以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留府事劉穆之總攝內外徐羨之副之遂發建康遣將

泝啟行戎路修敬山陵詔許之及秦主泓滅歸於京師至帝義熙十四年再見

謂之曰蒙遜為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為孤陳之直

太子泓監國興疾篤還長安獮中黨侍郎尹沖謀因泓出迎殺之奉興幸獮第作亂皆

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至沓中引還遣襄武侯曇達救石泉蒙遜亦引去蒙遜遂與熾

還

初嗣使公孫表討白亞栗斯曰必先與洛陽戍將相聞使備河南岸然後擊

姚軍都及將士五千餘人因毀其城進攻陰密又殺秦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

軍王鎮惡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朱超石胡藩趣陽城沈田子傅弘之趣武關沈林子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王仲德督前鋒開鉅野入河穆之謂

梁王珍之嗣封二十四年劉裕伐姚泓請為諮議參軍後為裕所害

唱大言使孤東討北與言石虎小竪宜肆諸市朝者何異承明慚懼而退

不果興既入宮命泓錄尚書事東平公紹典禁中兵收弼第中甲仗內之武庫興疾

磐結和親夏襄武侯雲達等擊後秦刺史姚丈於上邽破之徙其民五千餘戶於

之表未至胡人廢白亞栗斯更立劉虎為率善王表以胡人內自攜貳勢必敗散遂

子吕為雍州刺史鎮陰密後秦將軍姚恢棄安定奔還長安安定人胡儼等帥戶五

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求訴咨稟盈階滿室穆之目覽耳聽手答口酬不相參

韓篤抱罕南陽公愔冬即與識磐尹冲使秦帥甲州刺攻端史王門與松壽力疾鎮馬臨前頭以殿賜過上弼死邽禁兵見興喜躍爭進

附仇池

不告秦將而擊之大為虎所敗嗣謀於羣臣曰胡叛踰年為患日深今威秋不可復

萬據城降於勃勃勃勃使將軍羊苟兒將鮮卑五千鎮安定進攻後秦將姚諶於

涉悉皆瞻
舉又喜賓
客談笑無
倦裁有閑
暇手自寫
書尋覽技
定性奢豪
食必方丈
未嘗獨餐
嘗曰裕曰
穆之家本
貧賤贍生
多闕自叨
忝以來朝
夕所須微
為過豐此

赴賊
惜事
大敗
輿乃
引紹
及姚
讚梁
喜尹
昭斂
旻嵬
入受
遺詔
明日
卒泓
祕不
發喪

楊威
封公
二十
一年
夏威
攻後
秦祁
山拔
之進
過秦
州後
秦將
軍姚
平救
之威
引兵

發兵
妨民
農務
將若
之何
白馬
侯崔
宏曰
胡衆
雖多
無健
將御
之終
不能
成大
患表

雍城
諶委
鎮奔
長安
勃勃
據雍
進掠
郿城
後秦
東平
公紹
及將
軍尹
昭等
將步
騎五

外一毫不以負公裕至彭城王鎮恐擅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諸屯守望風款附道濟遂至許昌沈林子自汴入河克倉垣

九月冀州刺史王仲德入魏滑臺仲德水

捕愔等誅之乃即皇帝位大赦改元葬興於偶陵謚曰文桓帝廟號高祖時姚宣鎮

退平與上邽守將姚嵩追之與戚戰於竹嶺嵩敗死戚復遣兄子僧擊後秦至陳倉

等諸軍不為不足但法令不整處分失宜以致敗耳得大將素有威望者將數百騎

萬來擊勃勃退趨安定胡儼閉門拒勃勃殺羊荀兒及所將鮮卑復以安定降後秦

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棄城北渡仲德入城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守將遽去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引兵濟河斬尉建於

李閏參軍韋宗說宣曰主上新立威德未著國家之難未可量也邢望險要宜徙據

為後秦斂曼嵬所卻

往攝表軍累不克夫相州刺史叔孫建前在并州為胡魏所畏服可遣也嗣從之以

紹進擊破勃勃於馬鞍阪追至朝那不及勃勃歸杏城復遣兄子提南侵池陽後秦

城下呼晉軍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人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掃清山陵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無損於好也嗣又使建問裕裕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

之宣從之秉李閭南保邢望諸羌據李閏叛東平公紹討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殺之

建為中領軍督表等討虎九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虎及司馬順宰昝死俘其衆十

將軍姚裕等擊却之

羌據之諸桓宗族休之凡弟晉之裔也而羌收之晉欲伐之故假道於魏非敢為不利也

冬十月將軍檀道濟克洛陽後秦陽城滎陽皆降檀道濟等兵至成皋後

夏攻克上邽陰密安定雍城泓遣兵擊却之復取安定

冬晉檀道濟等兵至成

餘萬口

河内鎮將于栗磾有勇名築壘於河上以備侵軼嗣以為黑矟將軍

初

秦陳留公洸守洛陽其司馬姚禹陰與道濟通既而成皋虎牢皆來降道濟遂進逼洛陽洸出降道濟獲秦入四千餘議者欲盡坑之道濟曰弔民伐罪正在今日皆釋

皋陳留公洸守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泓遣兵救之將軍趙元言於洸曰今衆寡不

燕將庫傉官斌來降既而復叛歸燕冬嗣遣將軍延普渡濡水擊斌斬之遂攻燕刺

而遣之於
是夷夏感
悅歸者日
衆
詔
遣司空高
密王恢之
修謁五陵
十
二月太尉
裕自加相
國揚州牧
封宋公備
九錫復辭
不受　裕
遣長史王
弘還建康
諷朝廷求

敵宜
攝諸
戍之
兵固
守金
墉以
待西
師之
救金
墉不
下晉
必不
敢越
我而
西是
我不

史庫
傅官
昌將
軍庫
傅官
提皆
斬之
丁
零翟
猛雀
驅掠
吏民
入白
澗山
為亂
內都

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諮以裕為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宋公備九錫之禮裕辭不受

西秦遣使內附　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

戰而坐收其弊也司馬楚之與道濟通言於洸曰嬰城示弱得無為朝廷所責洸

大官張蒲與冀州刺史長孫道生討之道生欲進兵蒲曰吏民非樂為亂為猛雀迫

裕求擊後秦以自效裕以為平西將軍河南公

然之遣元將兵守柏谷元泣曰元受三帝重恩所守止有死耳既而道濟長驅而進

脅耳今不分別并擊之雖欲返善其道無由必同心協力據險以拒官軍不如先追

元戰敗其司馬搴鑾冒刃抱元而泣元曰吾創巳重君宜速去鑾曰將軍不濟鑾去

使諭之不與猛雀同謀者皆不坐則必喜而離散矣道生從之降者數千家使復舊

安之
與之
皆死
遁濟
進過
洛陽
洸出
降
蒲坂
守將
姚懿
反伏
誅

業猛
雀與
其黨
百餘
人出
走蒲
等追
斬猛
雀遣
尚書
周幾
窮討
餘黨
悉誅
之

丁巳

義熙十三年 春正月甲戌朔日食 太尉裕引水軍發彭城 三月將軍王鎮惡攻潼關與秦太宰姚紹戰大破之 鎮惡進軍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拔襄邑

會稽 王修之嗣封十三年卒謚悼無子國除

西華 子劉

附林邑 遣使獻馴象白鸚鵡於建康

沮渠蒙遜 元始六年 春蒙遜遣其將襲烏啼部大破之又擊卑和部降之 夏蒙遜

李歆 嘉興元年 春嵩卒世子歆立 嵩寢疾遺命長史宋繇曰吾死之後世子猶卿

姚泓 永和二年 春泓朝會百官於前殿以內外危逼君臣相泣 晉師之過許昌也

乞伏熾磐 永康六年 春安東將軍木奕干擊破吐谷渾於堯杆川俘五千餘口而還

馮跋 太平九年

附吐谷渾 樹洛干稱王十三年 西秦將軍木奕干來擊樹洛干弟阿柴遜

拓跋嗣 泰常二年 春劉裕遣使來假道後秦主泓亦遣使來求救嗣使羣臣議之

赫連勃勃 鳳翔五年 初勃勃聞劉裕伐秦謂羣臣曰姚泓非裕敵也且其兄弟內叛

堅攻尹昭於蒲坂不克林子謂道濟曰蒲坂城堅兵多不可猝拔不如還與鎮惡并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則尹昭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三月至潼關後秦守將魯公紹

穆之

封十二年卒贈侍中司徒封南昌侯及宋主受禪每歎憶之曰人之云七

將兵與西涼公歆戰於解支澗為歆所破蒙遜城建康置戍而還　秋蒙遜聞晉太

子也善訓導之及卒官屬奉世子歆為涼公領涼州牧大赦改元尊母尹氏為太后

東平公紹言於晉兵已過安定狐遠宜其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雖

冬　熾磐遣左丞相曇達擊後秦故將姚艾艾遣使稱藩熾磐以艾為征東大將軍

戰於堯杆川敗績樹洛干走保白蘭山慚憤發疾將卒謂阿柴曰吾子拾虔幼弱今

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

安能拒入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

引兵出戰道濟等奮擊大破之紹退屯定城遣姚鸞屯大路絕晉糧道晉獲鸞别將尹雅將殺之雅曰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晉以大義行師獨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

邦國殄瘁范泰對曰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闗興毀宋主奚曰卿不聞驥騄乎貴

尉裕滅後秦怒甚門下校郎劉祥入言事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闗敢研研然也遂斬

諡暠曰武昭王廟號太祖　夏　北凉王蒙遜遣張掖太守沮渠廣宗詐降以誘歆歆

晉夏交侵猶不七國僕射梁喜曰脅公恢有威名為嶺北所憚且鎮人已與夏為溪

徵王松壽為尚書左僕射

以大事付汝樹洛干卒阿柴立自稱驃騎將軍沙州刺史諡樹洛干曰武王阿柴猾

測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令得西崔浩曰裕圖秦久矣其志必

拾芥耳乃秣馬礪兵訓養士卒秋九月進據安定後秦嶺北郡縣鎮戍皆降之裕遣

乎乃免之林子夜襲殺鸞紹又遣東平公讃屯河上以斷水道林子擊走之

太尉裕遣使假道於魏魏遣兵屯河北裕遂引兵入河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

日致千里耳追封南康郡公謚文宣子悳之嗣

之

發兵應之蒙遜將兵三萬伏於蓼泉歆覺之引兵還蒙遜來追歆與戰於解支澗大

離理應無貳勃勃終不能越安定而寇京畿若無安定則虜馬至郿矣今關中兵足

用兵侵併其傍小種地方數千里遂為強國

取若過其上流裕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

使遺勃勃書約為兄弟勃勃使中書侍郎皇甫徽為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授

泝河西上遣使假道於魏魏主嗣遣長孫嵩阿薄干等屯河北岸裕乃引軍入河使將軍向彌留戍碻磝

弘農人送義租給王鎮惡等軍

初劉裕命鎮惡等若克洛陽須

破之斬首七千餘級

拒晉寔為裕自損削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横密言曰恢有忠勲今未加殊賞而置之

為敵南赴則北寇浸救北則南州危不若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

舍人使書之裕讀其文歎曰吾不如也

冬勃勃聞劉裕東還大喜問於王買德曰

大軍俱進鎮惡等乘利徑趨潼關為秦兵所拒久之乏食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按劍怒曰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

死地安定人以孤危逼寇思南還者十室而九若恢擁之以向京師得不為社稷之

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夫為國計者唯社稷是利豈

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畧貫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

之功乎且大軍尚遠賊衆方熾求還亦不可得下官授命不顧今日之事當自為將軍辦之但未知二三君子將何面以見相公之旗鼓耶鎮恐等遣使馳告裕裕指河

憂乎宜徵還以慰其心況又不聽至是恢帥鎮戶三萬八千趨長安自稱大都督移

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北上則姚氏必不能出關助我此

欲急成基事耳不服復以中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

上魏軍示之曰我語令勿輕進今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乃親至弘農說諭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

夏四月太尉裕遣兵擊魏於河上大破之魏人以數

撤州郡欲除君側之惡長安大震泓使東平公紹擊之恢敗而死晉兵至潼關泓

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遣長孫嵩阿薄干等將兵十萬屯河北岸裕引軍入河夏

險要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真

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船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掠四月裕遣丁旿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

以東平公紹為太宰改封魯公督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遣別將姚驢救蒲

長孫嵩等為晉將朱超石所敗嗣聞之乃恨不用崔浩之言晉齊郡太守王懿來

在網呂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以其子璝都督前將軍大鋒諸軍事帥騎二萬

白毦裕先命朱超石戒嚴毦舉超石帥二千人馳赴之魏人以三萬騎圍之四面肉薄弩不能制超石斷矟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鎚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兵奔

坂絡為檀道濟等所敗退屯定城據險拒守謂諸將曰道濟等兵力不多懸軍深入

降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絶其歸路可不戰而克嗣以問崔浩曰劉裕伐姚泓克

向長安前將軍昌屯潼關以買德為撫軍右長史屯青泥勃勃將大軍為後繼

潰斬其將阿薄干
將軍沈林子擊秦姚紹破之紹病卒
太尉裕入洛陽
秋七月將軍沈田子入武關八月秦主泓自將擊之大敗而還沈田子傅弘之入武

不過堅壁以待繼援吾分軍絕其糧道可坐禽也乃遣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

乎對曰姚泓懦弱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

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八月太尉裕至閿鄉泓欲自將禦裕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

晉沈林子襲殺驚并其士卒數千人紹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沈林子擊

對曰垂耤父凡之資修復故業易以立功裕奮起寒微討滅羣盜所向無前其才優

兵所領裁千餘人間泓至欲擊之弘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而

之譖敗走還定城夏魯公紹遣長史姚洽等帥衆三千屯河北之九原阻河為固

夷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裕將若之何對曰今屈丐柔然伺

先薄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君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萬餘級泓

欲以絶糧道濟糧援沈林子擊斬洽等殺獲殆盡紹聞洽等敗死憤恚發病嘔血以

我之隊而諸將用兵皆非裕敵不如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寡其主關中華戎雜

弁還灞上太尉裕至潼關遣王鎮惡帥水軍自河入渭大破秦兵遂入長安秦主泓出降　裕至潼關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泓使姚丕守渭橋以拒

兵屬東平公讚而卒讚引兵襲林子復為林子所破

秋

晉將軍沈田子入武關泓

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

之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内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為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者斬既登即密使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倏忽不見

自將擊之大敗而還

晉將軍王鎮惡帥水軍自河入渭泓使姚丕守渭橋以拒之

人情未洽趨向不同適足資敵耳願且按兵息民以觀其釁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嗣

乃諭士卒曰此為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歧矣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軍泓引兵救之

鎮惡泝流而上至渭橋大破丕軍泓引兵救之為丕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泓單馬

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

不戰而潰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詣壘門降鎮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户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

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送姚泓詣建康斬之

王鎮惡性

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逃奔石橋東平公讃聞泓敗引兵赴之

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對

貪盜帑府庫不可勝紀裕知之以其功大不問收帑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建康其餘金帛珍寶皆以頒將士送姚泓至建康斬之議將遷都洛陽王仲德曰

衆皆潰去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

日屈丙寄食姚氏不思報恩而乘時徼利盜有一方雖縱暴一時終為人所吞耳嗣

暴師日久士卒思歸未可議也
以劉謙之為廣州刺史
廣州刺史謝欣卒東海人徐道期攻陷州城始興相劉謙之討誅之詔以為刺史
冬十月太尉裕自進爵為王增封

引決泓慨然不應佛念登宮墻自投而死泓乃將妻子肇臣詣壘門降九月晉太尉

大悅語至夜半賜御縹醪十觚水精盞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盟酒故欲共饗其美

十郡復辭不受

十一月劉穆之卒

十二月太尉裕東還留子義真都督雍梁秦州軍事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久役思歸多不欲留會聞劉穆之卒裕

劉裕送泓詣建康斬之後秦亡

右後秦自太元九年姚萇建國改元白雀歲在甲申

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南侵彭沛

嗣西巡至雲中遂濟河畋

以根本無
託遂決意
東還欲以
王弘代穆
之謝晦曰
休元輕易
不若羡之
乃以徐羡
之為丹陽
尹管留任
而以次子
義真為安
西將軍領
雍東秦二
州刺史守
關中義真

傳三
主凡
三十
四年

於大
漢
置天
地四
方六
部大
人以
諸公
為之
冬
司馬
休之
魯軌
韓延
之刁
雍等

時年十二以王修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沈田子毛德祖傅弘之皆為參軍從事先是隴上流戶寓關中者望因兵威得復本土及置東秦州知裕無復西略之意皆失

皆來降休之尋卒雍表求南鄙自效嗣以為將軍使聚衆河濟間擾徐兖劉裕遣兵

望關中人素重王猛而是役也鎮惡功為多故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與鎮惡爭功尤不平裕將還田子等屢言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

討之不克雍進屯固山很至三萬叔孫建等討西山丁零翟蜀洛支寧平之氐

衛瓘故也
語曰猶獸
不如羣狐
卿等十餘
人何慣鎮
惡邪三秦
父老聞裕
將還詣門
流涕曰殘
民不霑王
化於今百
年始覩衣
冠人人相
賀長安十
陵是公家
墳墓咸陽

豪徐
駭奴
等在
雍遣
使請
降嗣
遣王
洛生
等西
行以
應之
嗣
如大
甯長
川
秦雍

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今以次息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十二月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而歸

人流入魏境者户以萬數嗣乃置南雍州以寇讚為刺史治洛陽以撫之讚善於招

戊午

義熙十四年春正月王鎮惡沈田子帥師拒夏兵田子矯殺鎮惡安西長史王修討田子斬之參軍傅弘之擊夏兵却之

琅邪王德文封二十七年入承大統

宋公劉裕封豫章公十三年夏六月始受相國宋公

沮渠蒙遜元始七年秋蒙遜引兵伐西涼西涼公歆將拒之左

李歆嘉興二年秋歆遣使如建康告襲位冬詔以歆為都督七

乞伏熾磐永康七年春乙弗烏地延帥戶二萬來降冬姚艾

馮跋太平十年初和龍有赤氣四塞蔽日自寅至申太史令張

懷歸者三倍其初拓跋嗣泰常三年春嗣至平城命中郎將薛繁帥高車丁零

赫連勃勃昌武元年春赫連璝至渭陽關中民降之者屬路晉

夏赫連 璝至渭汭田子將兵拒之畏其衆盛不敢進王鎮惡聞之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遂與田子俱出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

豐城侯朱齡石 封六年劉義真鎮長安關中大亂宋公裕名義真東

九錫之命赦國中殊死以下崇繼母蕭氏為太妃以孔靖為宋國尚書令王弘為僕

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支其秋祿而還冬蒙遜奉表稱藩於建康詔拜蒙遜

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酒泉公

叛降北涼北涼王蒙遜引兵迎之艾叔父雋言於衆曰秦王寛仁有雅度自可安居

穆言於跋曰北兵氣也今魏方強而執其使者臣竊懼焉夏魏追兵來襲至和龍跋

北寇至弱水而還夏嗣徙冀定幽三州徙河於代都徙河盂徙河之民從慕容入

傅弘之破璝於池陽又破璝於寡婦渡冬晉劉義真在長安既殺長史王修人情

之志至是益忿懼軍中又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據關中反田子遂請鎮惡至傅弘之營計事因屏人語使人斬之矯稱受太尉令義真與王修被甲登門以察其變修

歸以齡石為關中都督長安百姓逐之奔潼關往從將軍王敬先於曹公壘為夏赫

尉傅亮蔡廓皆為侍中謝晦為右衛將軍鄭鮮之為奉常殷景仁為祕書郎其餘百

為凉州刺史

事之何為從北凉王西遷衆咸以為然乃相與逐艾推雋為主復歸於熾磐熾磐

嬰城自守魏人攻之不克

中國罽居三州者因謂之徒河 嗣 東巡至濡源及甘松遣長孫道生等帥兵襲燕

離駭莫相統壹關中郡縣悉來降赫連璝夜襲長安不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

執田子數以專戮而斬之弘之破夏兵夏兵乃退太尉裕至彭城解嚴琅邪王德文還建康以彭城內史劉遵考為幷州刺史鎮蒲坂徵荊州刺史劉道憐為徐兗二州

連昌所執被害子景待嗣

興平朱侯超石從劉裕自長安東還

官悉依天朝之制靖辭不受景仁學不為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漢達理體至於國

東巡徙上邽民五千餘戶於枹罕

嗣屯突門嶺以待之道生等拔乙連城進至和龍北燕王跋嬰城自守道生等攻之

路絕劉裕召義真東歸義真將士貪縱大掠而東晉雍州別駕韋華來奔赫連璝帥

刺史劉裕欲以世子義符鎮荊州張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居外乃更以義隆為西中郎將荊州刺史以到彥之張邵王曇首王華等為參佐義隆尚幼府事

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關中亂裕遣超石慰勞河洛至蒲坂聞凡齡石在王

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

裕次子義真與參軍段宏自

不克掠其民萬餘家而還

天部大人白馬公崔宏卒諡文貞

秋嗣至平城

冬

衆三萬追義真至青泥晉兵大敗傅弘之蒯恩皆為王買德所禽義真司馬毛脩之

皆決於邵裕謂義隆曰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以南郡公劉義慶為豫州刺史裕解司州領徐冀二州刺史

三月遣使如魏

夏六月太尉裕始受相

敬先壘亦往從之夏赫連昌攻敬先壘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請超石

長安逃歸裕以宏為宋臺黃門郎領太子右衛率

彗星見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咎在何國朕甚畏之卿輩勿有所隱

與義真相失亦被禽義真行在前會日暮璝不窮追故得免勃勃積人頭為京觀號

國宋公九錫之命

冬十月以西涼公李歆為鎮西大將軍

劉義真殺其長史王修關中大亂十一月夏王勃勃陷長安義真逃歸 義真賜與無節修每裁抑之左右

曰弟凡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為心爾求間道亡歸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持凡泣曰

崔浩曰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苟無釁又何畏為昔王莽將篡彗星出入正與今同

曰髑髏臺勃勃入長安大饗將士衆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期而驗可謂耳

皆怨譖修欲反義真殺之於是人情離駭莫相統一義真悉召外兵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劉裕聞之使蒯恩召義真東歸

人誰不死寧忍今日辭兄去乎遂皆被執為夏王勃勃所害

齡石超石果銳善騎

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為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

無遺策夫

晉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朱齡石及弟超石皆往從之赫連昌攻

而以朱齡石守關中謂曰卿至可移義真輕裝速發出關然後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真將士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

乘雖出自將家而竝閑尺牘

都鄉侯沈田子

初以破虜循平山賊

敬先壘斷其水道眾渴不能戰敬先齡石超石與劉欽之皆被執送長安勃勃殺之

行日不過
十里傳弘
之諫不聽
赫連璝帥
衆追之弘
之斬思斷
後力戰連
日至青泥
大敗為夏
兵所禽義
真左右盡
散獨逃草
中參軍段
宏追尋得
之東之於
背單馬而

功除
振武
將軍
淮陵
内史
賜爵
為侯
至是
為劉
義真
參軍
以擢
毅王
鎮惡
義真
長史

勃勃築
壇於
灞上
即皇
帝位
改元

歸義真曰今日之事誠無筭畧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勃勃欲降傳弘之弘之不屈叫罵而死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宮殿奔潼關夏兵追殺之勃勃入長安

王修收殺田子於長安稾倉門外

漢壽子王鎮惡封七年以

裕聞青泥之敗未知義真存亡剡日北伐謝晦諫以士卒疲弊請俟他年鄭鮮之亦言今諸州大水民食寡乏三吳羣盜攻沒諸縣皆由困於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領

劉義真司馬爲沈田子所害宋受禪追封龍陽侯謚壯子靈福嗣鎮惡以五日生

顒顒以望返旆聞更北出不測還期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也會知義真得免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降義真為建威將軍司州刺史以毛德祖守蒲坂

祖猛見而奇之曰昔孟嘗君以惡日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鎮惡

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

新寧男蒯恩

十二月宋公劉裕弑帝於東堂奉瑯邪王德文即位裕以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

從劉裕征討凡百餘戰劉裕録其前後功封新寧縣

密謀弑帝德文常在帝左右韶之不得間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即位

男王是為輔國將軍裕使如長安召義真東歸義真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夏赫

連璝追兵大至思與傅弘之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兵敗為夏人所獲被害于國才

己未

恭皇帝元熙元年

諱德文安帝母弟在位二年

春正月改元立皇后褚氏葬休平陵敕劉道憐以司空出鎮京口

嗣

永新男劉鍾

封七年卒子敬義嗣

宋王劉裕

秋裕始受進爵之命移鎮壽陽以劉懷慎督淮北諸

沮渠蒙遜元始八年

李歆嘉興三年

歆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從事中郎張顯上疏曰凉土三

乞伏熾磐永康八年

夏征西將軍孔子帥騎五千討吐谷渾見地於弱水

馮跋太平十一年

拓跋嗣泰常四年

春嗣畋於犢渚尋還平城夏嗣有事於東廟助祭

赫連勃勃真興元年

叱奴侯提帥步騎二萬攻毛德祖於蒲坂陷之勃

夏人陷蒲坂
夏人攻蒲坂毛德祖不能禦全軍歸彭城劉裕以德祖為滎陽太守戍虎牢
宗室司馬楚之據長社
劉裕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父皆死楚之

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
裕自解揚州牧
冬裕以河南蕭條徙司州刺史義真為

分勢不支久兼併之本在於務農慢遠之畧莫如寬簡令陰陽失序風雨乖和是宜

南大破之覓地帥其衆六千降於熾磐
秋左衛將軍匹逵等將兵討彭利和於溵

者數百國
嗣南巡至雁門觀漁於灅水尋還平城
冬嗣西巡從君子津西渡河

勃徵隱士韋祖思既至恭懼過甚勃勃怒曰我以國士待汝汝乃以非類遇我汝昔

七匽蠻中及從祖休之奔秦楚之七之汝頻聞聚衆以謀復讎楚之少有英氣折節下士有衆萬餘屯據長社裕使沐謙往剌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未得間乃夜稱疾欲

揚州刺史鎮石頭

十二月裕加殊禮進太妃為太后世子曰太子

減膳徹懸側身修道而更繁刑峻罰繕築不止殆非所以致興隆也主簿汜稱亦諫

川大破之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戶於枹罕溯川羌三萬餘戶皆

大獵於薛林山

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為帝王我死汝曹弄筆當置我於何地邪

因楚之問疾而刺之楚之果自齋藥往視情意勤篤隷不忍發乃出匕首以狀告曰將軍深為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為之防衛轉屯柏谷塢

曰天之子受人主殷勤至故矣政之不修下災異以戒告之改者雖危必昌不改者

安堵如故

遂毅之群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帝都沃饒險固然統萬距魏境裁

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

冬十月以劉義真為揚州刺史

十一月丁亥朔日食

十二月宋王裕加殊禮

雖安必亡厲者謙德堂陷效穀地裂昏霧四塞日赤無光狐上南門地震星隕昔變

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則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乃

異之大者也昔年西平地裂狐入殿前而秦師奄至姑臧門崩隕石於堂而梁熙見

置南臺於長安以赫連璝領雍州牧録南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大赦改元勃勃性

殺段業三年中地震五十餘所而先王龍興蒙遜篡弑比宵殿下所明知顧亟罷工

驕虐視民如草芥常置弓劍於側羣臣近視者鑿其目笑者抉其脣諫者截其舌而

	庚申
	元熙二年 夏四月長星出竟天 六月宋王裕還建康帝下詔禪位於宋
	沮渠蒙遜元始九年事見下卷
役止遊畋禮賢愛民以應天變歆皆不從	李恂永建元年事見下卷
	乞伏熾磐建弘元年事見下卷
	馮跋太平十二年事見下卷
	拓跋嗣泰常五年事見下卷
後斬之	赫連勃勃真興二年事見下卷

史臣曰安帝即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道子元顯竝傾朝政雖有手握戎麾心存舊國迴首無良忽焉蕭散於是桓玄乘釁勢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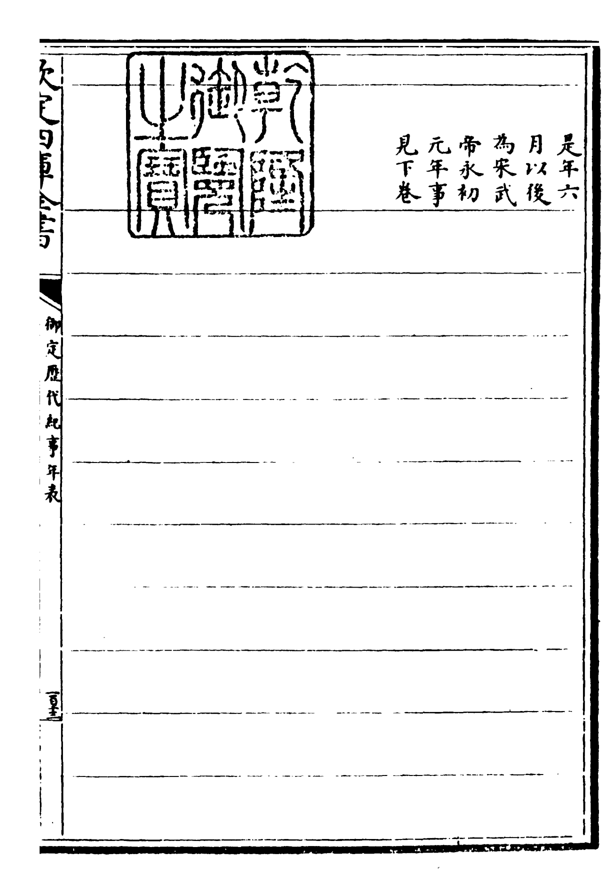
颷指六
師咸泯
隻馬徂
遷是以
宋高非
典午之
臣孫恩
豈金行
之冠若
乃世遇
傾覆則
恭皇斯
甚去星
屋而歸
來灑丹
書而不

恨夫五運攸革三微數盡猶高秋彫候理之自然觀其搖落人有為之流連者也

晉七

右晉自武帝泰始元年乙酉至

愍帝建興四年丙子是為西晉自元帝建武元年丁丑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是為東晉共傳十五主凡一百五十六年



是年六月以後為宋武帝永初元年事見下卷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四十五